

“弋”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是一个象形字,象戈柄(武器戈的柄)之形,在文献里经常假借为“代”和“式”,经过后世的一系列演变,才变为现在“弋”字的形态——大一上学期,在梳理了自己名字中“弋”字的演变脉络后,清华大学日新书院2020级学生张弋阳对古文字学的兴趣逐渐加深。大一下学期,他选择将古文字学作为专业方向,并通过考核,进入清华大学“强基计划”首届古文字班。

既古且新 既专且博 既难且易

学古文字是件很酷的事



西周青铜器“何尊”。尊内底铸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古文字研究可持续发展需要人才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古文字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对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丰富人类文化、文明交流互鉴都有重要意义。

以早期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古文字学聚焦殷商甲骨文、西周和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等内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涉及多学科领域,人才培养周期长,培养单位不多且就业岗位较少等原因,全国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数比较匮乏。古文字学也因而被视为“冷门绝学”。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始抢救包括古文字学在内的“冷门绝学”。此后数十年间,古文字学人才一直以研究生

为培养起点,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分别在中国语言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下属的有关二级学科招生培养。

“几十年来,虽然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成就突出,涌现出多位学术大师和一批学术骨干,但是总体上看,研究力量不足、后备人才匮乏依然突出,古文字研究和队伍现状还不能很好适应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战略需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在接受本报记者时表示。

有关资料显示,近些年,全国各地古文字材料出土呈井喷之势。迄今已发现有字甲骨10余万片、有铭商周青

铜器2万余件、战国秦汉简牍30余万枚。仅甲骨文单字约有4500个,其中已被考释确认的约有1500字,有2000余字等待破译。这些都是推动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

几年前,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曾经发布一则公告: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读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5万元。

面对大量等待破译的出土文献以及老一代学者的陆续退出,怎样加强古文字研究力量、积聚后备人才,成为古文字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 “强基计划”助推人才选拔与培养

2020年,高校“强基计划”将古文字纳入本科招生,改革创新古文字学人才培养模式。

作为关注和研究“强基计划”的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覃红霞告诉记者,“强基计划”的核心与亮点,在于选拔与培养一体化。将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上升到国家战略需要的高度,目的是培养对基础学科真正有兴趣、具备创新能力的储备人才。

如何选拔培养真正对古文字感兴趣且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

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将古文字学纳入“强基计划”的十余所高校来看,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学科传统和优势,制定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古文字人才培养方案。

2020年,清华大学成立了五大书院以开展“强基计划”,文史哲专业的招生和人才培养被纳入日新书院。2021年6月,在接受一年通识教育后,文史哲3个专业的本科生通过双向选择并择优遴选,组成清华大学“强基计划”首届古文字班。

古文字班的本科阶段,主要立足于帮助学生夯实基础学科能力素养,建立广阔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内生的研究兴趣和志向。

“考虑到很多学生此前没有接触过古文字,我们特意留了一年的时间,让他们对古文字专业建立基本的了解,确定自己的兴趣和志向,然后再从中进行选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首届古文字班班主任贾连翔说。

通过一年的“预备”学习,不少学生

从不了解逐渐爱上了古文字,比如张弋阳。张弋阳在中学时就喜欢传统文化,对古文字却知之甚少。大一上学期,《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等基础课的学习,极大激发了他对古文字的兴趣。此后,他开始阅读一些古文字的入门书籍,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古文字的志向。

包括张弋阳在内,首届古文字班共有7名学生,6名来自中文系,1名来自历史系。每届学生的规模总体将维持在10人左右。在导师制、小班化等培养模式下,每个学生实行“一人一策”。大二结束时,一些有希望的苗子将被允许逐步转入直博培养,导师会结合学生兴趣和培养方向,给其开列书单,指导其选修相应课程。

3 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着眼文化传承

2017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牵头组织开展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工作。同年10月,甲骨文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2020年11月,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近几年,随着国家及公众对古文字学的重视,曾经冷门的古文字学逐渐“热”了起来,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古文字学作为‘强基计划’列入本科招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选择若干所具备条件的高校,从本科生培养抓起,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是对古文字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大改革创新。”黄德宽说。

过去,人们提起古文字学,

难免还有“艰深”“枯燥”的印象,事实上,经过不断发展,古文字学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用黄德宽的话来形容,古文字学是“既古且新”“既专且博”“既难且易”。

在20岁的张弋阳看来,学古文字是件很酷的事。首先这个学科覆盖面非常广,不仅要学习古文字学专业课程,还要学习先秦史、秦汉史、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考古学概论等历史、语言、考古学科的课程,有时候还会涉及理工科的内容。他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清华简《算表》,它复原了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可以进行乘、除、乘方计算,甚至可以将计算扩展至1/2这样的分数,让他直观

感受到了古人的数学智慧。另外,研究古文字本身也很有意思,有时候为了研究一个字需要像侦探一样,去寻找证据考证。成功考证一个字,就很可能带来学术上的重大突破。

“古文字是事关文化传承的学科。‘强基计划’将古文字学专业列入招生和培养范围,是对选拔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有志于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优秀后备人才的一次有益探索。”黄德宽表示。他勉励踏入古文字学领域的年轻学子要广泛涉猎、夯实基础、不畏艰难,把古文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当作终身事业,通过努力不断推动古文字成为发掘文化传统价值、推进文化传承、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